

## 一、豆漿和紅豆的趣事

林芳萍

村子裡開了第一家豆漿店，說在村子唯一的小學旁邊。聽說他們熱烘烘的小籠包和蘿蔔糕口味好，尤其是招牌豆漿，又香又濃，是老闆在大清早親自用黃豆磨的。啊，如果我能喝一杯冰冰涼涼的豆漿，再配上兩個小籠包或一塊蘿蔔糕，感覺一定是「美好的一天」。

終於，那個美好的一天來臨了。我手裡握著阿媽給的五十元鈔票，像走在沙漠的人，握著綠洲樂園入場券，朝豆漿店走去。遠遠的，就看見店門口放在地上的一塊招牌，漆著白底紅字，上面寫著大大的四個字——「一口蔣水」！怎麼？他們不賣豆漿了嗎？我的心像跌到古井裡的水桶，「撲——咚！」一聲，全涼了。

我看著那塊招牌，心裡想：什麼飲料會取「一口蔣水」這樣的怪名字？聽起來就不好喝！再看那四個大字，像四隻佔據鵲巢的鳩鳥，大刺刺地在陽光下張牙舞爪。更教人生氣！

我決定要用最嚴厲的眼神一直瞪著它們，然後頭也不回地走過店門，假裝是去學校玩盪鞦韆。但是當我經過時，卻聽到店裡有人說：「老闆，再來一碗豆漿！」我回頭再看那塊招牌，白底紅字，上面明明白白寫著特大號的兩個字——「豆漿」！

後來有一天，阿媽決定帶我和弟弟去雜貨店買紅豆。她說我們吃多了「花錢豆漿」，也該換換口味吃她煮的「花工錢紅豆湯」。

阿媽把買回來的紅豆先洗乾淨，再泡在水裡浸著。她說這樣紅豆煮起來才會又香又軟。現在，她要去睡個午覺，醒來時再來煮紅豆湯剛剛好。

這個下午突然變得好長啊。而且不管我和弟弟玩得多大聲，打開房門一看，在榻榻米上睡得好熟的阿媽，就像躺在沙灘上的格列佛一樣，這時候就算有一百個小人兒跳到她身上，把她綁起來，說：「快煮紅豆湯給我們吃！」她也聽不到的！

我和弟弟玩遍各種遊戲後又跑到菜園裡，想找新鮮的事兒做。我們在菠菜和空心菜的國界找到一小塊自由的土地，土壤摸起來鬆鬆軟軟，用手挖一點兒也不費力，我和弟弟就玩起挖土的遊戲了。

我們合力挖了一個大圓洞，再把土和著水攪拌成黏稠的巧克力慕斯，最後鋪上美麗的野花和綠草，一個巧克力蛋糕就完成了。

「如果能寫上『生日快樂』就更好了！」弟弟說。

「我想阿媽應該不會發現少了幾顆紅豆的！」我說。

我和弟弟合切了這個寫著「祝生日快樂」的紅豆巧克力蛋糕。回家時，阿媽已經煮好了香香的紅豆湯。

更快樂的是，沒想到蛋糕上的紅豆竟然發了芽，開始長出綠葉。兩三個月後我們吃的是「自己種的」紅豆湯呢！

## 二、櫻花樹的春天

林芳萍

春天來的時候，陽明山上的櫻花樹伸出一隻一隻戴著紅寶石的手，向山下的人們招手，大家就都著魔的上山尋寶去了。

這時候，我會想起阿媽家門前的櫻花樹。那一棵長在烏來山上村子裡，最東邊一戶人家院子裡的櫻花樹，沒有其他嬌艷的姊妹花作伴，也沒見過熱鬧踏青的人群，依著自己心中的春天為節令開花。

於是，每年總是比花季早了些，花朵的顏色也就像早產兒一樣，蒼白單薄些，看起來手上不像戴著美麗鮮艷的紅寶石，倒像是在指節上隨意用淺粉紅的絲帶綁了幾朵小花結，如果風吹得強些，彷彿就要散開隨風飛去了。

櫻花樹下，放著一個到我膝蓋高的鵝卵石，尖尖圓圓的，像一顆大鳥蛋。我常常坐在石上，抬頭看，等頭上這一片天空的雲兒飄過時，鑲上一小朵一小朵櫻花，變成一條一條的櫻花魚游走了，我才滿意地離開櫻花樹下。

後來，當我知道有一種魚就叫做「櫻花鉤吻鮭」的時候，我想那些魚一定是游過阿媽家櫻花樹上的雲變的。

在我更小的時候，櫻花樹下的大圓石還有著更神聖的意義。阿媽說，我們家的小孩子都是從那個大石頭裡迸出來，躺在櫻花樹下哇哇地哭。她從屋裡聽見了，就走出來，把孩子抱回去養。喏，就是這麼回事。原來我是大石公生的。

剛退伍的三叔作證地點點頭，說我的哭聲特別響亮好聽，那天他也聽到了。

過一兩年，三叔結婚，櫻花樹下放了一張板凳，全家人或坐或站地擠進一張照片裡。

我是小花童，就站在漂亮的新娘子旁邊，頭髮梳成兩個小髻，綁上了粉紅色的絲帶，和櫻花相映紅。

第二年三嬸嬸的肚子隆了起來，又高又尖的，活像把大圓石塞在衣服底下。我也暗暗留意著櫻花樹下的石頭。不過一直到小堂弟在阿媽懷裡哇哇地哭了，全家人哈哈地笑了，說小堂弟的哭聲響亮又好聽時，我到櫻花樹下，看了又看，石頭上一條裂痕也沒有。我才知道，石頭是生不出小孩子的。雖然曾經有一塊石頭生下了孫悟空這一隻小猴子。

櫻花樹好像知道了我的心事，也掉下了一瓣一瓣的櫻花淚，春天還沒過完，就長出整樹綠葉了。

有一天，阿隆哥踮著腳尖，站在大石頭上，正朝櫻花樹裡探頭。他指指樹葉，又揮一揮雙手作拍翅狀，悄悄說櫻花樹上有一個鳥巢。我跑到樹下，抬頭看，果然有一個乾草葉和枯枝做成的泥巴小碗掛在枝桠間！

我搬來了圓板凳，讓阿隆哥站上去，抱著我，看見了小小的鳥巢裡擠著三隻粉紅色身體的小小鳥，閉著紫藍色的大眼睛，張著暗紅色的大嘴唧唧地叫著。那叫聲響亮清脆，叫得櫻花樹葉好像變成一雙一雙拍著綠羽毛的翅膀，要飛起來了。

我在屋裡遠遠的還聽得見。

### 三、阿媽的菜園

林芳萍

我常常跑到阿媽的菜園裡，去看看她又種了什麼新的菜？

圓圓的包心菜，還是蹲著打瞌睡。高高的蔥，挺直身體在站衛兵。嫩嫩的菠菜剛伸出綠色的小手。老老的空心菜已經黃了幾葉頭髮。香菜的家，現在蓋起了高樓大廈的絲瓜棚。棚下幾條胖絲瓜和瘦絲瓜在比賽吊單槓。一群梳著龐克頭的白蘿蔔，躲在土裡開舞會，吵得鄰居玉蜀黍也不梳一梳毛毛鬚鬚的頭髮，就蒙在綠睡袋裡睡覺。

每一種菜都有自己領土的菜圃。阿媽的菜園就是這些方方長長的菜圃拼起來的俄羅斯方塊！

每天一早，阿媽都會到菜園去。她說菜園是她的「運動場」和「老人樂園」，她要去那裡「做一做運動」和「玩一玩」。中午的時候，我們就吃剛從土裡拔起來的新鮮蔬菜。

每隔一陣子，阿媽還會在菜園裡「燒草」。這是我 and 弟弟最喜歡的工作。我們先幫阿媽把野草拔起來，堆成一座一座小山，讓太陽把小山曬成金字塔後，就可以準備請阿媽來主持生火慶典了。

阿媽先用幾塊石頭和磚頭蓋成一座小火爐，再放上報紙和樹枝，把點燃的火柴棒丟進去，紙扇子搨一搨，嗶嗶啵啵！報紙開了一朵火熱熱的大紅花！

這朵花愈開愈大，愈開愈大，化成了幾隻火蝴蝶飛到空中。火又熄了。

怎麼會這樣呢？阿媽說報紙容易著火也容易熄滅，只有樹枝燃起來才燒得久。果然，我看樹枝一端有紅紅短短的一截，像☞的手指，草一丟進去，就燃燒起來了。

快呀，快！我一把抱起乾枯的雜草，忍受它們像小針一樣地扎著我，想像自己是勇敢的「救火」員，正要運草去搶救一座火山。當火愈來愈大時，我又變成印第安人了。濃濃的煙從草堆裡竄上來，飄到空中。不知道在山上打獵的族人，有沒有收到我求救的訊號？這時候，弟弟抱著一堆草向我走來，噢，我強壯的瑪噶達勇士，果然帶著他剛獵到的鹿皮來拯救我了。

當燒草任務完成時，阿媽就在熱熱的灰爐裡燜幾條地瓜獎賞我和弟弟。她說我們幫她一個大忙呢。

後來有一次，阿媽要到菜園裡拔蘿蔔，我和弟弟又想幫她的忙。

白白的蘿蔔從土裡露出一小張臉，好像在說：「你想看我的真面目嗎？」我兩手抓住它粗粗的葉柄，弟弟抓住我的腰，嘿咻！嘿咻！一起拔蘿蔔！

我們終於成功地、完整地拔起來一條大蘿蔔時，旁邊已經躺了五條身體殘缺的失敗品。我和弟弟看看這堆蘿蔔，又看看阿媽。阿媽說：「今晚吃菜頭湯，明仔透早，我來做菜頭粿，曝菜舖。」